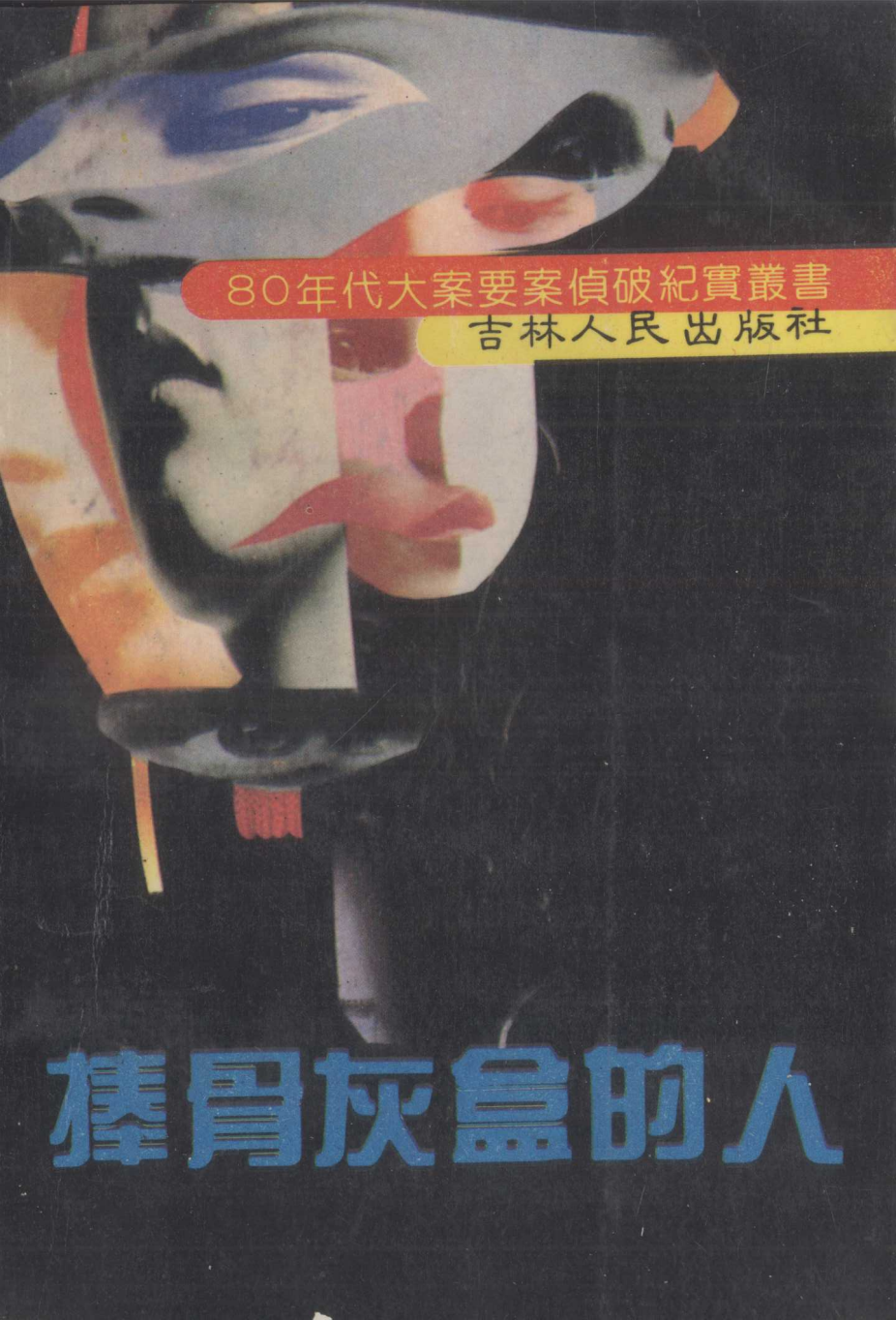


An abstract painting featuring two faces. The top face is rendered in shades of blue, white, and orange, with a prominent blue eye. The bottom face is in shades of white, pink, and orange, with a prominent pink eye. The faces are partially overlapping and set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80年代大案要案偵破紀實叢書
吉林人民出版社

捧骨灰盒的人

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手捧骨灰盒的男人

主 编 李长久

副主编 谷来春 李吉顺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手捧骨灰盒的男人

主编 李长久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70 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 200册

I S B N 7—206—01516—6
G · 287 定价：3.90元

目 录

会战斗群魔	景军 志辉 1
手捧骨灰盒的男人	符风雨 34
金钱圈	胡壬林 61
追踪岳飞手迹	陈良福 89
沙埔河畔的悬案	黎剑平 124
猎狐行动	陆三尧 俞继抗 148
暗娼之死	庄东贤 170
凶杀，在大荡山脚下	曹军 李振波 湛少刚 198
罗霄山脉连环案	冯伟林 熊高 225

会 战 斗 群 魔

• 景军 志辉

上 篇

黄河，古老的黄河，养育了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繁衍了这个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但是，在这块古老的国土上也有她不肖子孙。公元1988年3月至6月，东起山东的单县，西到河南的荥阳，南至安徽的萧县，北抵河南的封丘，在大约五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出现了一伙穷凶极恶的不法之徒。他们夜聚明散，长途奔袭，抢劫财物，蹂躏妇女，丧心病狂。神圣的法律遭到无情的践踏，淳朴憨厚的村民发出悲痛呻吟。于是，在古老黄河的岸边，正义与邪恶拉开了战幕。

1. 阳春三月，和煦的春风虽然带点寒意，但更多的是柔和、温馨。大地在金黄色的油菜花的点缀下，分外娇娆。

经过一天的劳累，田金殿早早歇息了。夜色茫茫，田野沉浸在一片静寂之中。突然，朦胧中的他依稀听见有人在拨弄门栓，他刚要起身穿衣，门哗啦一声被冲开了，几束强烈的手电光一齐刺向他的双眼，紧接着，一个冰凉的、尖利的

东西顶在他的咽喉处。

“不准吭声！我们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几条人命，都是快死的人啦，借点钱花花。”一个人恶狠狠地说道。

田金殿的眼睛慢慢地适应过来，见几个戴着大口罩的蒙面人围在他身旁，手里拿着匕首、钢鞭……

田金殿立刻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得不知所措：“俺……俺家里没……没、没钱……”

“啪！”一记耳光重重地落在田金殿脸上。一名歹徒跃上炕去，抓起田金殿3岁的儿子，用匕首指着孩子的肚子，凶狠喝道：“没钱？没钱就挑了他！”

“别……别……”田金殿的妻子战战兢兢从衣兜里摸出几元钱，“这是刚卖的鸡蛋钱……你们拿去吧！”

“哼！这几个鸟钱！搜！”高个蒙面人命令道。

于是，歹徒们象受过专业训练似地开始翻箱倒柜。床下墙缝、箱底柜角，就连墙上挂的画和镜框后面也没有放过。最后还是把田家仅有的206元钱找了出来，然后把田金殿手腕上带的一块“梅花”牌手表捋下来扬长而去。

这伙歹徒并没有走远，他们接连又闯两家农户，抢走田景录家现金1000余元，抢走田长河女儿的嫁妆衣料10多件。

时间：1988年3月13日。

地点：河南周口地区太康县阎庄村。

公安人员闻讯赶赴现场。经过勘查和调查，他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人数三至五人，豫东口音，蒙面持械，拨门入室，以现金、手表、衣物等便携物品为抢劫目标。

正当太康县公安干警为3.13抢劫案忙得焦头烂额，鹿邑、淮阳几县又连续发生性质恶劣的抢劫案。到1988年5月中

旬已有14个自然村、36户村民遭到侵害。根据综合调查材料，周口地区公安处认为，这几起案件均在作案手段、抢劫目标，说话口音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另据受害群众提供，有一个身高约1.70、微胖、留平头、持钢鞭的歹徒多次在现场出现，很可能是歹徒的头目。

并案侦查！

2. 在周口地区的公安机关破案会战正处于紧张时刻，与之毗邻的商丘地区也是波澜迭起，一案接着一案。

3月31日，商丘县宋集乡于楼村农民苏光荣家被5名歹徒抢劫。在此之后的40多天里，柘城县、睢县、商丘县接连发生14起抢劫案，涉及三县的14个乡、31个自然村的91户农民，共抢走现金10105.9元、国库券2155元、手表30块、电视机一部、录音机4部，以及衣物、布料等物品，打伤数十人，6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

这以后，罪犯似乎越来越猖狂、肆无忌惮，在5月19日，一夜之间竟连续流窜柘城、睢县，抢劫38户人家。

善良淳朴的豫东农民被这伙毫无人性的歹徒折腾得惶惶不安。男夜不敢行路，女夜不敢独眠。有的受害人精神失常，有的干脆远避他乡……群众看到公安干警，跪着哭诉他们的悲惨遭遇。

5月21日，商丘地区公安处芦新才处长、金守信副处长向地委、行署汇报了发案情况，引起了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5月22日，商丘地委、行署召开紧急大会，要求所辖各县、市党政和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项以打击抢劫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

商丘地区公安干警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巡逻放哨、设卡堵截、调查访问、顺线深挖，10多天时间里破案471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13名，摧毁各种犯罪团伙34个，然而，对这些罪犯审讯的结果令人沮丧：与系列抢劫案有关的线索一无所获！

侦破工作停滞不前，公安干警心急如焚。

3. 心如火焚的不只是河南省的商丘、周口地区的公安干警，与之毗邻的江苏、山东、安徽的公安干警也怀着同样的焦急心情。从1988年3月起，山东省的菏泽、单县、成武，安徽省的亳州、涡阳、砀山、萧县、濉溪、临泉，江苏省的丰县、徐州等地也连续发生了数十起类似的抢劫案件。

3月15日，一伙歹徒窜到亳州市李门楼村，对一村民抢劫之后，又将其两个女儿分别强奸。3月27、28、29日，山东的单县、成武、菏泽以及安徽砀山的4县市9个自然村的21户村民惨遭抢劫。这伙歹徒贪得无厌，不但逼索现金、手表、衣物，就连一瓶酒、一把花生也都抢去，真是凶狠猖狂到了极点！

这一信息通过电传从4省分别报到北京公安部。

王芳部长作了重要批示：“加速破案、安定民心、搞好防范。”

6月2日，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周年山驱车南下山东菏泽，主持召开豫、鲁、苏、皖四省协作会议。

从会议交流的情况看，自1988年3月13日至5月26日，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33个村庄的100多户村民被蒙面歹徒抢劫，共抢走现金31800多元，国库券2600多元，手表57块，

以及收录机、电视机、照相机、衣服、布料等物品，打伤30多人，有9名妇女被强奸、轮奸，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重大系列抢劫案。

会议经过对逐起案件的分析，认为这些案件作案时间相同：大多在夜晚或凌晨；作案地点相同：都是靠近公路的农村；抢劫的目标都是便于携带的现金、手表等物品；作案的手段相同：均是结伙蒙面，手持凶器，拨门入室；歹徒们的口音和说话内容也基本相同。此外，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也有相似之处，有的还是上一个现场抢劫来的东西被扔在下一个现场；作案成员的人数、年龄、衣着打扮、体貌特征也基本相同。据此，会议认为这涉及四省的抢劫案极可能是一伙犯罪分子所为。根据河南发案早、次数较多的情况，会议划定了“以河南为重点，以商丘地区为中心”的侦破范围，并作出了联合行动，协同作战的七条措施。

菏泽协作会议之后，河南省公安厅成立了以副厅长李志斌、刑侦处长李忠、副处长靳文德为领导的3.13专案督导组。6月4日，靳文德副处长带领大案科长李孟中亲临商丘，会同芦新才处长、金守信副处长认真研究了菏泽会议精神，并召开了专门会议，调整了兵力部署，制定出11项侦察破案措施。他们都憋着一股劲：只要这伙罪犯在商丘，就一定要抓获归案。

4. 1988年6月21日夜，商丘地区永城县黄口乡白庄村外闪出四条黑影，鬼鬼祟祟窥视之后摸到村民田志学家。

此屋门虚掩着。

“谁？”睡梦中的田妻被响声惊醒。淡淡的月色下，她

看见几个幽灵似的蒙面人在屋内晃动，不禁大声呼叫：“救命啊！有贼，救命啊！”

她的丈夫田志学由于天热，拉了个席片睡在院子里，朦胧中听到妻子的惊叫，急忙翻身坐起，不料眼前却横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别叫，叫就攘死你！快进屋，把钱拿出来！”

田志学一下子清醒过来，心头不由升起一阵激愤。“早就听说有一伙坏蛋，欺男辱女，抢劫财物，想不到今天欺负到我的头上，哼！”他一边想，一边磨磨蹭蹭地朝屋门走去。押着他的那家伙看上去又瘦又矮，虽然拿着匕首，田志学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担心的是屋里，不知道还有几个坏家伙。正在这时，两个人影从屋里窜出来，手里还提着鼓囊囊的东西。田志学再也忍不下去了，一转身朝身边那个歹徒狠狠就是一脚。就在这时，只听“哗啦”一声，田志学背上挨了重重一记钢鞭。田志学手快，忍着疼痛一把拽住钢鞭，嘴里高声喊道：“聚哥，有贼！聚哥快来抓贼呀！”这时，田志学的妻子赤裸着上身冲出屋来，抡起手中的扁担，朝围住丈夫的歹徒打去，正中那人额头。歹徒悚然一惊，田志学就势夺下钢鞭。两个蒙面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田志学一步上前，抓住一个家伙的后衣领。谁知那家伙用力将前襟扣子挣开，两只胳膊朝后一扬，来了个金蝉脱壳，夺路而逃。

田志学喊的“聚哥”是他的堂兄田志聚，两家仅一断墙之隔。听到堂弟的喊声，田志聚急忙翻身下炕出来，刚走到院墙前，却被一个蒙面持刀歹徒截住：“回去！别多管闲事！”

田志聚返身进屋，疾从门后操起一把铁锹，对儿子田有军大声喊道：“有军，快起来，打他个小舅子！”

突如其来的惊变，把色厉内荏的歹徒吓得魂飞魄散，仓

惶落荒而逃，消失在夜色茫茫的田野中。

田氏兄弟的英勇行为，不仅保住了自己和同村村民的生命财产，更重要的使公安机关获取了极其重要的物证。除田志学夺下的那根七节钢鞭外，搏斗现场还留下三个提兜，在其中一个提包的衬里上，发现写有“李前云的书包”、“李前超的书包”、“李起峰的书包”等字样。

5. 1988年6月21日凌晨，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载着公安干警赶赴永城县黄口乡白庄村现场。短暂而紧张的勘查、访问之后，他们发现一个十分可疑的情况。在白庄村外住着6个安徽濉溪人，说是来帮助一家亲戚收麦的。可这时麦已收完，这几个人为什么还呆着不走呢？侦察员立即让田志学、田志聚兄弟秘密辨认，他们竟异口同声地认定其中三个很象是作案的歹徒。公安人员立即传讯这6个安徽人。不料这6人神色坦然，对答如流，丝毫没有作案后惊慌不安之态。

21日下午，商丘地区公安处金守信副处长驱车赶到现场，详细听取了案情汇报之后，断然指出：“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6个人身上，虽然田氏兄弟指认了，但并不能就确认他们就是罪犯。第一，案发是在夜间，由于光线较暗，加上歹徒蒙面，田志学他们的指认势必掺杂有主观臆断的成份；第二，这6个人能主动接受讯问和审查，不符合作案后的心理状态和表现；第三，据了解，田志学等人与罪犯搏斗时，曾将其中一人的额头打伤，可这6人中并无一人有新鲜伤痕。”

随后的调查果然证实了金守信副处长的判断：安徽省濉

溪县公安局来电，证实那6个人在原籍老实守法，没有什么劣迹。

罪犯究竟是什么人？金守信同志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写有人名字的提兜上。

这是个非常破旧的塑料桶式提兜，接缝破裂后又用蓝线缝补，那三个歪扭稚嫩的名字就写在提兜上盖的衬布上。根据字迹和涂抹情况，金守信认为很可能是三个在校的小学生为争这一个提兜当书包留下的。那么提兜又是何到了现场的呢？有两种可能：一是罪犯在农民家中抢来后丢弃在现场，二是这个提兜的主人本身就是罪犯。

推断的结果使金守信他们欣喜万分，当即确定了“以物找人，突破此案”的侦破方案。

电波迅速将这一重大线索报到上级主管部门。坐镇指挥的商丘地区公安处芦新才处长接到报告立即在全区部署。公安部刑侦局也速将这一情况通报鲁、苏、皖公安机关。

6月23日，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靳文德率工作组来到永城发案现场，与金守信副处长合兵一处，对案情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多按辈份起名字，如果把李氏“前”字辈的人分布范围排出来，就能缩小调查范围，争取破案时间。基于这种分析，确定在永城县城关首先进行排查。

永城县城关派出所接到命令，立即行动起来，当天就发现有两个叫李前超的人，一个是60多岁的女干部，一个是13岁的在校学生，此外还发现一个50多岁的妇女叫李前云，然而，经过详细的调查询问，这三个人与案件联系的可能都排除了。

线索虽然暂时中断，却给侦察员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以李氏“前”字辈为排查重点，方向是正确的。

6月25日，金守信同志在永城县乡、镇党委书记及公安干警会议上了解到永城县西部的黄口乡李氏“前”字辈较多，以及与它毗邻的夏邑县东的几个乡也较集中的情况后，遂决定把黄口乡作为排查重点，同时将侦查触角伸向夏邑县境。

6月26日晚7时，连续几天没有合眼的金守信副处长又驱车赶到夏邑县公安局。

6.如果打开地图，将“3.13”案件以来发生抢劫案件的地点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夏邑县东的永城、濉溪、萧县、涡阳，西部的商丘县、睢县、虞城，南部的亳州、柘城，北部的砀山、丰县、单县都先后发生过蒙面入室抢劫案，但位居于中的夏邑县却风平浪静，连一起类似的蒙面抢劫案也没有发生。

“这种情况正常吗？”夏邑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县公安局党委书记的韩志鹏同志每当收阅情况通报之后总是这样自问。

反常现象的背后往往存有超乎寻常的原因。韩志鹏思索良久，脑子里突然跃出这样的推断：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难道这些抢劫犯的老巢真的就在夏邑县？

想到这里，韩志鹏不禁打了个寒战，顿觉一副沉重的担子狠狠压在肩上。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司俊生同志，司局长也颇有同感。当他们听完金守信副处长关于“6.21”案情介绍后，立刻警觉起来。

“是的，夏邑县李氏前字辈的人确实不少。仅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韩志鹏扳着指头，“县委办公室的，县农业

局的……并且家都在本县东部。”停了一下，他又对金守信副处长说道：“请金处长放心，我以党籍保证，如果蒙面歹徒真在夏邑，决不会让他们溜掉！”

韩志鹏与司徒俊生简短商量一下，立即通知县东部的9个乡镇公安派出所长到县局开会。

金守信信任地点点头。他太了解韩志鹏了。这位曾经任过派出所长、刑侦科副科长、县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堪称公安战线上的一员虎将。

夏邑县东9个乡镇的派出所长接到通知后，先后风风火火地赶到县公安局。

“是蒙面歹徒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来的。”韩志鹏严肃而又不乏诙谐地对部下说。他把“6.21”案件情况简单通报给大家，要求各派出所立即行动，迅速查清各辖区有没有李前云、李前超、李起峰，不得漏掉一个在册人口。最后他又强调说：“此案是公安部挂上号的，如果谁的辖区出了问题，我就拿谁试问！”

23岁的火店乡派出所长李玉政是个责任心、事业心都很强的小伙子。散会以后，他骑着自行车回到所里已是深夜12点多了。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召开全所民警会议，将全所6个民警分成4组，决定次日一早首先对全乡36所小学进行排查。第二天上午10时，合同制民警张营政在后刘店小学查到一个叫李前云的三年级学生。李前云讲出原先在其外婆家上学时曾叫过李前超和李起峰，并自述确实用过一个与罪犯留在现场一模一样的提兜当书包。

“那提兜是我父亲李荣在窑场干活时发的。”李前云瞪着双眼望着侦察员，心中一阵迷惘。是呀！他那幼小而纯洁的心灵里怎么会想到这个提兜的巨大价值呢？又怎么会知

道他的父亲正是拿着这个提兜去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呢？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6月27日晚10时许，金守信副处长从电话里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立即指示对李荣进行全面侦察。

恰在此时，又一条重大线索传到了破案指挥部。

7. 6月27日下午6时许，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调度室里一片繁忙，电话、记录、汇总……下班了，赵凯生同志信手拿起刚送到的《郑州晚报》，猛然，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警觉。

《蒙面人落网记》：“6月23日上午10时，市老坟岗治安室民警刘天玉等5名同志在执勤时发现两个可疑人，在其携带的提包里搜出匕首六把、钢鞭一条和三个大口罩。他们马上警觉地想到这两人有蒙面作案嫌疑。经过进一步讯问，这两人供述是夏邑县火店乡邵庄村人，一个叫徐海良，一个叫刘道林，是23日凌晨在荥阳县王村乡薛村11队蒙面作案后潜入我市的。同伙还有三人，已潜逃。此案已交荥阳县公安局处理。”

钢鞭、匕首、口罩、夏邑……这些信息使赵凯生同志迅速联想到系列抢劫的案情特点。他越想越激动，越想越觉得这伙罪犯可能与系列抢劫案有关。赵凯生拈起报纸，三步并做两步奔进处长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李忠处长。李忠处长指示速将此情况通报商丘。要采取两个措施：一、查清徐海良、刘道林的真实姓名、住址后立即组织搜查；二、派人到荥阳，配合突审徐、刘二犯，以期扩大战果。

当晚9时，一辆警车驶出商丘地区公安处，车上坐着副处级侦察员张传文等人，风驰电掣般朝荥阳进发。张传文带领侦察员赶到荥阳公安局已是次日凌晨3点，顾不得休息，立即突审徐刘二犯。

几乎就在张传文等人驱车西去的同时，一辆绿色吉普车也从夏邑县公安局驶出，沿着公路朝县东的火店乡奔去。车上共坐7人，为首者是刑警队李存政、刘廉启两位队长。车轮飞转，20多华里的路程转眼即到。他们在派出所门前正好碰见所长李玉政。

“玉政，快走，有任务！”

“是不是要抓李荣？”

“李荣先不管他。火店乡是不是有个邵庄？”

“有哇。”

“那好，情况是这样的……”

刘廉启将情况简要叙述一遍。几个人跳上车直扑邵庄。遗憾的是，他们在邵庄村查了个遍，这个庄根本就没有叫徐海良和刘道林的人。

“可能是罪犯报了假地址，走，回所里查户口簿！”李玉政的脑子转得快，迟疑片刻便对刘廉启说道。

回到所里，李玉政拿出几摞户口底册分给众人。一页，两页……一本，两本……侦察员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工作着。

“你们看，在这儿！”突然，一个侦察员兴奋地叫道，“刘道林，火店乡阎井村人，乳名叫毛旦，现年26岁。”随后，徐海良的名字也找到了。其实他叫徐显海，徐海良是他的别名，家住火店乡徐小场村。

此时已是凌晨4点。

事不宜迟，刘廉启带人去徐小场搜查，李玉政率人直奔阎井村。

夜幕已被慢慢拉开，天边露出了鱼肚白，晓风吹来，树木野草在微微颤动。四周都笼罩在神秘的晨雾之中。

李玉政等人来到阎井。刘道林家里阒无一人。搜查工作刚进行一半，李玉政猛然发现一个人影在院门探探头，很快又缩了回去。李玉政大疑，抢上一步喊住那人：“你要干什么？”

“我……我来找刘道林……”那人惶然变色，吞吞吐吐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

“我叫……我叫……徐英明，住在徐小场。”

徐小场！那他晌不晌夜不夜地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此人是蒙阳漏网的罪犯之一！想到这里，李玉政一把抓住徐英明的胳膊，喝道：“刘道林已经被捕，供出了你们的罪行，说，你们的合伙都还有谁？”

徐英明望着威严的李玉政，望着从刘道林家中搜出来的现金、手表、衣服等赃物，沮丧地叹了口气：“还有……还有张福香、徐显存、徐玉华。”

徐英明又战战兢兢地供出了与刘道林、徐显海一起在蒙阳抢劫作案的过程。

徐英明的供述使李玉政联想起永城县“6.21”案件现场上的那个提兜，又喝问：“还有吗？”

“没……没有了。”

“没有了？！李荣是怎么回事？你们还干了些什么？”

这句问话声音并不高，却如五雷击顶，徐英明悚然一惊，脸色变得煞白，哆哆嗦嗦地说道：“你……你们都知道